

◇金洲风物 程保平专栏



程保平,安徽省散文随笔协会副会长,偶有文字散见于报章末端。

大人不给小孩下水,既有对安全也有对血吸虫病的考虑。金洲水多,滩涂、沟塘也多,那是滋生钉螺导致血吸虫病的病源。农民跟土地打交道,哪有不下水的道理?所以,稍有思想放松,就可能被染上血吸虫病。五六十年前,血吸虫病还是九州第一大方病,死人、绝户的事至少在洲区并不鲜见,为此毛泽东作诗说:“千村薜荔人遗矢,万户萧疏鬼唱歌。”

我最先看见死人,也是由血吸虫病导致的,是隔壁中根的父亲,那是在1970年前后。跟我父亲一样,中根的父亲也是从山区过来的新移民,染上血吸虫病后,一拖再拖,最后转为腹水和肝硬化。死的那天,他躺在堂厅的硷板上,浑身裹着白老布,像一条装满稻子的麻袋。那情形让我伤心,总觉得人是很可怜的。

大约在1968年的某天,家里的小喇叭开始叫唤,全村要做粪便检查。不两天,中根的二伯,外号甘半截(生产队的保管员),就挑着畚箕,手拿火钳,挨门挨户收粪便。再过几天,大队发通知下来,我和弟弟都患了血吸虫病,要去棉花收购站集中治疗,我妈就卷着铺盖,带我们去了。

山居人家,总是最先感知到时节的变化。

有十多年的时间,住在那种四水归堂的老宅里面,秋月霜空的时节,清晨起来,站在上堂轩阶沿看下堂轩的瓦顶,白茫茫一片。父亲哈着白气,慢悠悠挑着一担井水进来,鞋子上沾满了湿泥。小奶和菊花奶面对面择菜,不知说到什么,小奶突然高声道,哎呀,计较那个做什么事,你我可都是黄土围到颈的人了。菊花奶抬头望望天井上面的一角天空,那夜露凝结成霜,复又化为水,正一滴一滴砸在石头上,钻进下面的地道不见了。她朗声接道,可不是,都是那草上露,瓦头霜了。后来很多年,想到这样的情形,我心里就会生出钦佩,这些乡居的老人,连自己名字都不认识,“人生几何,譬如朝露”的话自然不会说,却擅用眼前的小意象,来比喻光阴之暂和人生之易逝,他们会在四十岁时说自己已经太阳偏西;六十岁,叫太阳下山;而说草上露、瓦上霜时,就代表他们知道自己的人生到了最后的阶段了。

被苏轼誉为“文起八代之衰”的韩愈,曾经留下许多传世之作。一部《古文观止》,就收韩文二十四篇之多。其中有一篇为《柳子厚墓志铭》,那是连刘禹锡都非常佩服的。他在《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纪》里说:“子厚之丧,昌黎韩退之志其墓,且以书来吊曰:‘哀哉若人之不淑!吾尝评其文,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,崔、蔡不足多也。’安定皇甫湜,于文章少所推让,亦以退之之言为然。”

韩愈无疑是写墓志铭的能手,其文集共有墓志铭七十多篇。其中有篇《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监胡良公墓神道碑》,写一位姓胡名响字润博的官员,举进士第,“孤身旅长安”,后拜少府监,“以官卒”,享年79岁,“葬京兆奉先”,其婿张籍赴潮州请韩愈为撰神道碑文。韩愈写其“早孤”,但是上进自律,“能自劝学;立节概,非其身力,不以衣食”,而且还是应试高手,“凡一一试进士,二即吏部选,皆以文章占上第”。文中有一细节极具画面感:“建

血吸虫病

治疗的诊室是在收购站仓库,有平整光亮的水泥地,住了百十号人,小孩子居多,都是水带来的后果。我们将铺盖铺在地上,就顾着找小孩玩。那简直是一个热闹非凡的party,以致今天我还清晰地记得。

医疗队是上面派来的,有个医生穿白大褂,戴玳瑁眼镜,脖子上架着听诊器,和藹地蹲在地上跟我讲话,说吃药后骨头发脆,摔跤了容易骨折。他还耐心地讲故事,但内容我一点也记不清了。

当时的治疗好像是吊水加吃药。药是中药,熬成沉红的颜色,特别苦,要捏着鼻子才能咽下去。打自治疗后,人似乎变得虚弱,可能是药物副作用太大,但一个星期后也就治愈回家了。我在金洲到十八岁,一共得过三次血吸虫病,后来两次已不用集中治疗,就发点药片,在家里吃吃完事,大概是药物改进了的原因。

在“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”的语境下,其他防治措施也跟了上来,圩里的

沟沟塘塘被清淤、填平,有的拉成抗旱渠,不给钉螺生存的空间。那时金洲有个从未见过的大工程抗旱渠,因为渠宽有五十米,大家就叫五十米大沟,可能挖了两个冬天才完工。圩外的沟塘更多,那是钉螺的重灾区,大队就开来一只船,在水里放一种淡红色的五氯酚钠药物,用柴油机抽水,对着沟塘喷洒,药水到哪里,草木立刻就成片地黄死,鱼虾立马翻过肚皮来。

有人看到五氯酚钠能毒死鱼虾,便动心思,私落一点,到秋后大水退了,偷洒在塘里,所有的鱼虾顷刻就漂了上来。那鱼并不好吃,有一股浓浓的药味,但农民舍不得扔掉,就把鱼腌了,再吃的时候,口味改了不少,但仍能闻到难闻的药味。

我离开金洲时,血吸虫病已经得到控制,只偶有发生,死人的事就更少。后来实行土地承包制,做集体事的人少了,疫情似有反弹,但因为医疗水平的提高,大家也不把这当回事。还有,因为农药的普遍使用,比如剧毒的有机磷农药1059、1605、666粉,不仅把钉螺、害虫灭了,连鱼虾龟鳖也一道绝迹,燕子也许多年不来,直到近些年才看到。

归。”薤即我们家山地和河旁边生长的野蒜,比苇叶更细长,也更尖。这样又细又尖的薤叶,其上的露珠该多么易干呀,可是露珠干了,明天还会落下来,而人的生命一旦逝去,却永远回不来了。汉魏时期,社会动荡,人命渺如薤上露,眨眼间,说没就没了。别说草民,就是强大如曹操父子,也对人生的无常感到非常无奈和忧伤。

露虽然引人伤怀,却也被视为天之津液,以润泽地上万物,而且据说八月初一的露为最佳。《续齐谐记》讲了这样一个故事:邓绍曾经于八月初一到华山采药,见到一个童子,拿五彩香囊承接叶上露珠,绍感到好奇,遂询问,答曰:赤松先生用来明目耳。说完就不见了。

此日的露真的有这么神奇?张岱在《夜航船》里有一段话似乎可以佐证:八月初一,早起采草尖露来研墨,然后点在小儿的额头和腹部,可以祛百病,这叫“天灸”。

薤露干了又落,落了又干。浪漫也好,忧伤也罢,借用张岱语,我今姑且记之,只是勿使僧人伸脚就好。

之作,在历史上是颇受到人们的非议诟病的。但韩愈很可能因此发了些财,史书上就有“公鼎侯碑,志隧表阡,一字之价,犖金如山”的记载。有次诗人刘叉就拿去韩愈的数斤黄金,并说:“此谤墓中人得耳,不若与刘君为寿。”

据明代的唐顺之考证,“达官贵人与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者”,死后必定得有一篇墓志,或刻一部诗文集,“此事非特三代以上所无,虽秦汉以前亦绝无此事”。唐顺之对这类事说了一些不无刻薄然而却又极中肯的话。他说:“幸而所谓墓志与诗文集者,皆不久泯灭;然其往者灭矣,而在者尚满屋也。若皆存在世间,即使以大地为架子,亦安顿不下矣。此等文字,儗家藏人蓄者,尽举祖龙手段作用一番,则南山煤炭竹木尽减价矣。可笑可笑!”

若把时下各类谀文堆积一处,某些所谓的“文集”也堆积一处,“尽举祖龙手段作用一番”,想必不是十天半月所能烧去的吧?

白露为霜

露珠在历史的长空中荡呀荡,落在不同的年代,被不同的人看到,却万人同忧,由露的短暂,都不约而同联想到光阴的流逝。

最早的一滴落在2500年前秦地的苇叶上,于是产生了一首诗意的、浪漫的,我却觉得有些惆怅的歌谣。苇叶又长又尖,该承受不住太多的露珠,太阳一出来,叶上的霜露化为水,滴到地下,苇叶挣扎了下,又回到原来的高度。“白露未晞”,说明太阳还没出来;“白露为霜”,说明时令已是暮秋甚至初冬了——秦地的深秋是很冷的,秋风萧瑟、飞霜满天的清早,站在水湄的芦苇边,他在干什么?怀人?怀乡?抑或悲叹那难以实现的人生理想?

露落到汉魏的天空,其中一滴,落在西汉的薤尖上,被无名氏看到了,产生了一首著名的挽歌:“薤上露,何易晞。露晞明朝更复落,人死一去何时

谀墓

中四年,侍郎赵赞为度支使,荐公为监察御史,主馈给渭桥以东军。洗手奉职,不以一钱假人。”也即胡润博在担任监察御史期间,曾经负责渭河桥以东军队的物资供给工作,虽然过手大量军资,但他忠于职守,廉洁奉公,双手洗得干干净净,“一钱”都不苟且。因刻画形象,生动鲜活,“洗手奉职”遂成千古清廉名言。

白居易说韩愈“不交势利,自致名望”。这名望,于韩愈而言,自然不外来自其文字的被传诵、被师法。但顾炎武在《与人书十八》中,谈及韩愈的文章时却说:“若但作《原道》《原毁》《诤臣论》《平淮西碑》《张中丞传后序》诸篇,而一切铭状概为谢绝,则诚近代之泰山北斗矣,今犹未敢许也。”可见在韩愈的文集里充斥着的无谓的谀墓

◇节气录 葛良琴专栏



葛良琴,中学教师,作品发表于《阳光》《安徽文学》《清明》《传奇·传记文学选刊》《中国周刊》《作家天地》等省市刊物。

◇月信城 李利忠专栏



李利忠,又名李庄、李重之。浙江建德人。长日谋食之余,偶或写点诗文,以遣有涯之生。